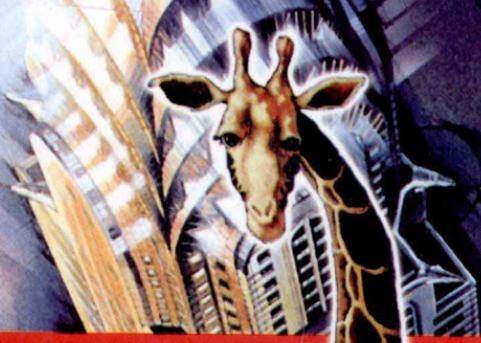


青少年百科

QINGSHAUNIAN BATKE

恐怖的荒原牧场

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 编写



奇异的旅程、惊险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让您在如痴如醉中，尽情领略故事王国中不老童话。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青少年百科

qing shao nian bai ke

恐怖的荒原牧场

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编写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少年百科/顾永高主编…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4.7
(中小学图书馆必备文库)
ISBN 7-5373-1083-1

I. 青… II. 顾… III. 科学知识—青少年读物
IV. Z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0604 号

青 少 年 百 科
恐怖的荒原牧场
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编写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00 印张 28000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3000 册

ISBN 7-5373-1083-1

总 定 价：2960.00 元(共 200 册)

前 言

翻到这一页，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的气息，伴随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梦幻般的惊险故事世界。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界限的世界，不管你是天真的儿童还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也不论你是富有的商人还是贫穷的乞丐，只要你有善良的心，你热爱生活，珍视生命，你渴望幸福而富足的人生，它就会源源不断的给你爱、力量、激情和感动。

请屏住呼吸，让悠扬的“雪山魔笛”轻声伴奏，让浴血的战象引领我们去做一次惊险之旅。首先，我们来到了火星，看一看“狮皮龙船长的太空险旅”，接着再去寻找“星际水母”，还有那些“神秘的云团”，和那恐怖的“荒原牧场”，看一看那些神奇的永远也吃不饱的“外星鹅”，正当你为“纸人国”的精彩表演如痴如醉时，空中飘来了“缕缕蓝烟”。当你真的闭上眼睛之后，你满脑子里尽是“塞德的重重苦难”，“潘士林和女妖头”的斗争，以及“比比扬

的惊险之旅”，还有那些“强盗的不老童话”。

本系列精选了世界上一些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风格多样，内容新颖，读后让人久久难以忘怀。他们通过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和清新自然的风格，为您呈现了一个梦幻般绚丽的惊险故事世界。希望它能在你繁忙的工作和紧张的学习之余，带给你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享受。

在这些故事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将随着优美的文字跃然于你的心中。善良与邪恶，智慧和勇敢，惊险同刺激的交织，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我们也真诚的希望，它不仅是孩子们入睡前的忠实伙伴，也能成为成人心中一个不老的情结。不论生活中的顺境与逆境，健康和疾病，挫折与成功，它们都会默默的陪伴着你，在成长的记忆中留下一道道难忘的印记。

丹·韦伯斯特说：“知识的确是天空中最伟大的太阳，它那万道光芒投下了生命，投下了力量。”我们也在此真诚的希望，我们精心挑选的小故事给你的是力量、是爱、是温暖，陪伴你心灵的一个个惊险小故事，就是那无私的太阳投下的那一道道最灿烂的光芒。

编 者

目 录

- 恐怖牧场 [中国]牧铃(1)
- 神秘的云团 [中国]沈少伟 阿华(46)
- 死亡游戏 [美国]道格·霍尼格(64)
- 魔鬼车 [美国]洛加·宰拉兹尼(79)
- 化身博士 [英国]亚历山大(99)
- 地狱之火 [英国]基特·佩德勒 格里·戴维斯(120)
- 宇宙飞船上的智斗 [美国]艾伦·爱德华·诺尔斯(147)
- 毒云人 [中国]刘兴诗(161)



恐怖牧场

※〔中国〕牧铃



我背着画箱和行囊，奔走在被露水装饰成粉绿色的草地上。穿越数十公里沙漠之后，骤然踏进这片绿洲，让人顿觉心旷神怡，为躲避烈日酷暑而彻夜赶路的疲劳被一扫而光。

天际燃烧着橙色的朝霞，潮润的空气中浮动着牧草的清香。嘎——一只受惊的白鸟蹿出草丛，贴着地面向远方逃遁。没有畜群，也看不到人影，空寂的荒原似乎在静静倾听，在期待着什么……

这就是传说中那个鬼气森森的“恐怖牧场”吗？

还不止是“传说”，电台、电视台和报纸也起劲地争相报道过——大约是3年前吧，这一片被周围沙海蚕食着的牧场上忽然接二连三地发生恐怖事件：开始是牧畜无端死亡；接着，互相猜忌的牧人也纷纷失踪、丧命；奉命前往调查的警员开车在深夜绕过树林时，竟遭到来历不明的巨力偷袭，警车被掀下



陡崖，警员二死一伤……

“如果你不打算白赔一条小命的话，最好放弃！”爸爸在“审阅”我的暑假旅行计划后指着地图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去这个鬼地方……”他用红铅笔在那片表示牧场的嫩绿上画了一个粗重的惊叹号。

我说世界上决不存在什么“无端”死亡。牲口准是被人毒死的。牧人呢，当竞争带来的矛盾逐步升级，少数不良分子的“过激行为”，甚至自相残杀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那些人都被自己制造的恐怖和谣传吓跑了，牧场还有什么可怕呢？



爸爸生气了。作为格拉米特郡的地方治安官，他岂能容忍别人轻易推翻他历尽千难万险才掌握的案情？“瞧瞧这个吧——乳臭未干的小子！”他将一叠剪报和早已公布过的照片摔到我面前，“对不了解的事妄下结论，是轻浮！”

照片记载着成批死去的牛羊，翻倒的警车；林边溪畔，美丽的牧人小屋人去楼空，徒剩一片凄凉……

剪报大多是专家的分析、法医鉴定、地方游客和牧场近邻的证词：

“——翻车的瞬间，我感觉到有一只巨手将我们的警车整个儿抓住，扔向陡崖……”





“——简直是妖魔！道格拉斯先生只来得及叫了一声，就被吞掉了……我打开车灯，除了树，除了那些被狂风摇撼的树，什么也没看到……不可能！牧场上没有猛兽……”

“——孩子他妈抡开了草镰……忽然，她蹲下去就再也没起来……我纵马奔过去把她抱上马背，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所有这一切都一致证实：本案中无论是人还是牲口，都决非死于投毒或暴力，“尸检”结果，不是消化器官突然“罢工”，就是呼吸道平白无故地“窒息”。

更别说那些凭空“消失”的人了！

为侦破此案，爸爸和他的同事们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还牺牲了两名伙伴！可那神秘的罪犯却似钻天入地，踪迹全无。然而，就在他们为躲开一次龙卷风暂时撤离牧场之时，新的更为怪异神秘的死亡，又降临在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头上……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最勇敢的牧人也要被折磨得精神崩溃的啊！他们全体逃离了牧场，只给郡治安官和他的部下留下十多座行将倒塌的庄园，留下那至今尚无侦破线索的十一条命案……

爸爸绝对没想到，我正是冲着这份神秘，才动了去牧场“旅行”的念头——

我渴望探险！

要是能够趁着赴牧场写生之机揭开那一层层令刑警们迷惘的神秘雾障……我激动地朝地图俯下身去。

从图上看，牧场嵌在一大片森林之中。有公路，却没有车



往那边跑。这就是说,到了仙泉镇下火车后,我还得步行50公里……对于一名中学校队的男篮中锋,这点点路程根本不构成威胁——何况是穿过森林,我能画到多少美丽的风景呀!

那些风景画,在日后向同学们或是电视观众讲述我的侦探故事时,可以作为“插图”,一定能让听众紧张万分,甚至让惊恐万状的神经得到休息。

主意拿定,我就在爸爸放心的注视下登上直达弗雷德市的列车,趁他不备,我又从车厢的另一侧跳下,爬上一列反向行驶的短程客车。

……两小时后,我同我的画箱和小小行囊一起,被扔在仙泉镇萧条冷落的街头了。



一、沙漠绿洲

4

镇上行人少得出奇。宽阔的街道两侧,是一排排半闭着和蒙着厚厚尘垢、眼看也像要关闭的店铺。店铺前大都支撑着霓虹灯广告生锈的骨架,向人诉说着往日的繁华。

我暗暗纳闷:难道牧场上流行的恐怖,会殃及数十公里外的这座小镇?

匆匆穿街过市,我走出镇子,却没有看到什么森林;只有一片望不到边的黄沙,在直射的阳光下蒸腾着火焰般的热浪。

一位老者独自坐在树阴下一辆破卡车的顶上,忧伤地眺



望着沙海。我爬上去，向他打听。

“森林？”老人苦笑着摇头，“早没啦……”

他告诉我，为了满足橡胶厂、制药厂和纸厂的原料需求，这片100年前人工种植的围沙植物和防沙林在不到10年中就被伐尽了，沙漠便肆无忌惮地侵蚀过来……

“牧场呢？”我急问。

“牧场还在。它地势高……不过，也不会维持太久了……”忧郁的老人说，“听说，紫茎藤的地下茎钻进了牧场，那些渴望发财的人不会放过它的……”

“干吗呀？”

“这种地下茎跟它的地上部分一样，可以提炼昂贵的补品，仗着它，药厂和掘药材的都赚了大钱……”老人说，“也许还等不到他们把牧场掘尽，这一片新沙漠与东南大漠呼应着，隔不了多久，就要掀起一场沙暴……牧场，还有这个仙泉镇，很快就要葬身沙底……”

哦，幸好我及时赶来了，否则，牧场消失后，它那恐怖的神秘会成为“世纪之谜”！

我告别了老人，循着那被风沙掩埋得断断续续的公路，毫不畏惧地朝沙海进发。

沿途时时能看到遮阳的临时工棚。一些赤身裸体的汉子刨开浮沙再掘地三尺，在寻找那种紫红色的根茎。他们说，森林消失后，工厂原料奇缺，快停产了，紫茎藤根茎的价格上涨了20倍！

深土中掘出的根茎上，凸露着结实如松果的叶芽。如果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不再伤害它们，这些固沙植物还会钻出地表，还能帮助人类阻止沙漠的逼进啊。

听我这样说，那些人不以为然地哈哈大笑：

“采光了原料，药厂就会迁走的，我们也不必傻守在这儿——沙海？就是成了沙洋又有啥关系？地球大着哩！到那天，咱们这些‘候鸟’早就远走高飞啦！”

“要紧的是抓到一大把钞票！没钱，想走也走不了。”一个小伙子老谋深算地说出了心里话。然后他问我多大？去牧场干吗？一个人外出不害怕吗？

我笑了笑。早在两年前，14岁的我勇斗毒贩歹徒的事迹就上过电视。那以后，我更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勇气和体力……我敢说，现在我的字典上很难找出“怕”之类的字眼儿了！

这些我没说出来。但我“少年老成”式的沉着博得了小伙子的好感。他劝我不要顶着太阳走——气温已达40摄氏度，弄不好会晒出病，甚至危及生命的；如果有足够的胆量，不妨趁月夜——其实也不可怕，沿途都有掘药材的人……



我听从劝告，找到一个废弃的工棚，在凉津津的土凹坑里好好睡了一觉。

傍晚时起了凉风，我吃饱喝足上路了。



一轮满月从沙海的边缘腾跃而起，沙海变成一片银白，衬托着远远近近的工棚和枯树，剪影般地清晰。月色下的宁静和谐又不断地被掘药材的人们扰乱。这些驾着骆驼车深入沙漠的人在坑坑洼洼的采掘面上掀动沙尘，为他们出乎意料的丰收惊喜狂叫……

50公里被风沙切割得七零八落的路程，我走了3夜。第四天晨光初露时，我终于登上了这片略高于沙地的绿洲。

……鞋袜裤管很快湿透了，贴在皮肤上，沉甸甸的很不好受。近处有一丛大树。稍远点儿，有一栋爬满青藤的小屋。我放下心来——有房子给我过夜就行。此外，我还可以把它当做侦破调查的“司令部”……

我决定歇歇，等露水干了再走。趁这机会，我可以对我选中的“司令部”和它周围的景物作一幅水彩写生——也许将来在分析案情时用得着！

我坐下，柔软的牧草将我整个儿包围起来，要伸长脖子才能望见小屋。我打开画箱……突然，我瞥见一双亮晶晶的三角眼在数米外的草棵中与我炯炯相对——狼？

哦不！那是一条长毛蓬松的牧犬。被牧人抛弃的大狗回归了野性，其危险程度决不亚于一条狼！

我跳起身，大狗嗖地蹿出，龇牙咧嘴，拦住了我的逃路

……



二、可怕的幻觉



以行囊和画箱作盾，我眼盯着大狗，一步一步地后退。那家伙并没有穷追猛咬，似乎它的职责只是阻止我朝那个方向走。

我却不敢有丝毫松懈，后退了好长一段距离，直到望不见那丛大树，我才恢复了正常的姿势，把行囊挎上肩头。

还没跟真正的“恐怖”交手哩，我就被一条狗弄得如此狼狈！我羞愧得想揍自己的耳光。沮丧的心头忽然绽起一团火星星：大狗为什么不让我朝那边走？

那正是我看中的“司令部”的方向……

那爬满青藤的小屋里，难道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是这么回事，牧犬就不是被人抛弃的了，而它身后的指使人，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凶手……

我一定要进入那所房子！

头脑一热，什么危险、疲倦和后果统统不在话下了，我束紧行囊的背带，以房子为圆心绕起了大圈。

为躲开狗鼻子，我尽量使自己处于逆风的方向，猫着腰顶着风前进。草原上多变的风向让我不得不一再调整路线，结果，那个圈越绕越大。我不仅没接近，反而离房子更远了。

太阳当顶时，我绕到了房子的另一方向。





站在山坡上一处干燥的石凹里，可以看清小屋的全貌：油漆斑驳的铁皮屋顶，篱笆墙，绿得发黑的浓密树丛……

没有人，也没看见那可恶的狗。

我决定从这个角度画下它。我把画箱搁在石凹外的平坦面上，茂盛的灌木枝叶伸到头顶，为我遮挡着阳光；脚下的石隙中还淌着一道比手指头还细的清泉。借助一根小塑胶管，我灌满了水壶又喝了个够，就开始画了。

我在3个小时内完成了这幅极为写实的水彩画。人和狗一直没出现。是接近小屋的最好时机——天阴了；顺山坡的树林下去，要不了半个钟头……但是小屋右侧那片开阔地会使我暴露无遗——假如凶手窥伺在近旁的话……

还得再绕……我把画箱留在石凹里，爬出凹口。

一路顺利。绕过开阔地也没花去多少时间。我从小屋左侧接近了它。门虚掩着。我推开门，迅速地闪到一边。

没有，想像中的狗或是凶手都没有出现——情况并非我担心的那样坏！

我于是走了进去。

里面阴暗得像山洞，窗户被树叶遮得严严实实，还有一扇窗被一条蟒蛇强行挤开……哦，不是蟒蛇，是一根比手臂还粗的灰藤，从窗口挤进，绕着一张旧桌子转了一圈又将后墙插了个洞，再从那儿穿墙而出。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住这种地方，还不如露宿到石凹口里去！可是我不是来游山玩水的！所有的侦探小说都告诉我：越是阴森可怕的地方，越容易找到破案的线索。



胆量我不缺！只要镇静——保持镇静，不产生幻觉，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能保持！

我在灰蒙蒙的屋角扫出一方干净的地板，放下行囊。这也是电视和侦探小说教给我的——剧中或书中的英雄总是蹲在黑暗角落里，监视罪犯的一举一动，然后出其不意地一跃而起制伏罪犯……

可我马上就“一跃而起”了：制伏——我拿什么去制伏人家？削笔刀也许可以制伏小老鼠，用来对付膀大腰圆的杀人犯岂不是开玩笑！

被我撞得晃荡不已的电灯提醒了我。我拉了一下开关——电压正常！于是我小心地取下灯头，将两根裸露着一段金属丝的电线分别绕在两根木棍上——电线有足够长度。手持这对“电棒”，我可以从藏身之地一直追到门外的走廊上。

把它们挂在伸手就能取到的墙上，我安心地吃喝一番，又溜出屋洗了个澡。洗澡时我也没放松警惕——我计算过的，从看到恶狗或是持武器的凶犯的第一秒钟起，我能够在四秒钟内跳回屋中抄起我的“电棒”，只是没时间穿衣。

——谁也经不起电棒一个“回合”的——无论是狗还是人。

活该那家伙命大。我洗完澡，穿好衣又绕屋巡视了几圈，仍然没任何动静。

我抵抗不住连日来的疲劳，进屋一头倒在地板上就睡着了。这一觉足足睡了 10 个钟头，凌晨 3 点醒来，只觉屋里很





亮。这亮度来自月光。从裂缝的西墙上照进的月光如同山洞里燃起了火把,那纵贯室内的粗藤更像一条大蟒蛇了。

保持着镇静的我却没有丝毫胆怯。我甚至还敢摸摸它,就像银幕上侦探长通常做的那样……

可粗藤竟似蟒蛇般地活了——就在我的手接触到它光滑的“皮肤”时,它轻微地扭动起来;紧接着,从被它钻穿的墙孔外传来枝叶拍打墙壁的哗哗声!

——我不信鬼神,我想这是幻觉,是我失去镇静后视听神经被恐惧骚扰所致。镇静!我告诫自己,心理学老师告诉过我,恐惧产生的幻觉会步步深化的,如不赶紧将它“扼杀”,没准儿还会“看”到更可怕的——比方说,行走着的骷髅,穿黑衣的魔王……我把中指伸进嘴里使劲咬了一口。

这个书上介绍的法子果然让我的心跳平静了一些。但我立即大失体面地跳出屋去——因为再次触摸藤条时我还是产生了“幻觉”!

我一口气跑到了那片敷着浅草的开阔地,全不顾有可能暴露行踪,就在明晃晃的月光下坐着,心惊胆战地望着那被藤蔓树叶缠绕得阴森森的小屋,眼巴巴地等天亮。

跟贩毒的歹徒斗智时我从没丧失过镇静啊!哦,那是在城市。到了这远离现代文明的荒野,需要的也许是另一种胆量……天总算亮了。

长毛蓬松的牧犬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的电棒……此时此刻,还来得及吗?